



一旁的姐姐可以在其他姐姐表演后发言。

# 《听姐说》：观众想听姐姐说什么？

号称是全国首档全女性脱口秀挑战节目《听姐说》，节目请来应采儿、徐冬冬、王菊、王子文、尚雯婕、沈梦辰等18位姐姐参与，阵仗不小。

号称是全国首档全女性脱口秀挑战节目《听姐说》，特别会抓热点，一下子就把这几年舆论中一直热门的女性议题，以及异军突起的脱口秀，给结合起来了。节目请来应采儿、徐冬冬、王菊、王子文、尚雯婕、沈梦辰、石璐、热依扎、倪虹洁、莫小奇、毛俊杰、凤凰传奇玲花、阚清子、金铭、黄小蕾、鄂靖文、张蓝心、张凯丽等18位姐姐参与，阵仗不小。

## 姐姐们到底说了些什么

节目播出前，网上就有人议论：为什么请娱乐圈的姐姐来说脱口秀，不会直接请18个女性脱口秀演员吗？脱口秀门槛这么低？但事实上，节目的立意没有问题。脱口秀女演员是稀缺的，真的办一个女性脱口秀大会，真正感兴趣的观众不见得有那么多人。明星效应还是最好的推广利器，让女明星以脱口秀的方式为女性发声，可以进一步拓宽女性的言说空间。

真正关键在于：姐姐们到底说了些什么。

《听姐说》首期播出后，虽然热搜上了不少，但从口碑上看，质感确实令人失望。不过，说节目扑了也显得武断，上周末播出的第二期，整体效果就进步不少。首期出师不利，根本原因是，既不“女性”，也不“脱口秀”。

首期节目，姐姐们有一个共同的表演主题“我是谁”。说白了，就是每个姐姐向观众介绍一下自己，让观众尽量在短时间内认识姐姐。但“我是谁”这个主题太宏大了，姐姐们很难在几分钟的时间里落到一个言之有物的、与女性普遍生命体验有关的点上。其导致的结果，既旧而无趣。很多姐姐的介绍，是我们在热搜里常见到的她们。



表演中的阚清子。

## 找到它的节奏 引入三个讨论话题

脱口秀的喜剧感，很关键一个来源是，让观众比表演者的站位高，才能获得心理上的优势感，轻松发笑。换句话说，平日里光彩夺目的姐姐们，得敢于揭开自己出糗、滑稽甚至不堪的那

一面，让观众发现：原来女明星也有这样的烦恼，这种烦恼还可能折射出女性的普遍处境。当然，观众也得有心理准备：现在明星都有人设，姐姐们不可能为了一档节目，就让自己苦心

经营多年的人设付之东流，她们的自嘲都是有限的。

但《听姐说》首期，不少姐姐连低限度的自嘲都没有，而是把“我是谁”变成又一个自我公关的机会。说到“不红”，最后一定是喊几句正能量的鸡汤口号；如果是妈妈的身份，一定会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……

“我是谁？”我是端着的女明星，是凡尔赛式女明星；与其说是来说脱口秀，毋宁说是来当演说家。

表演技巧上，很多姐姐也是零基础，甚至对脱口秀一无所知。上了台紧张是一定的，表演时节奏就都错了，“说”变成了背稿子，有的还背得磕磕绊绊。没内容，也不好笑，观众自然给节目打出差评。

所以，如果《听姐说》是听姐姐们看似自嘲的自夸，看似是在为女性发声，实际上只是喊几句不痛不痒的口号，那么观众实在是不想听了。

好在第二期，《听姐说》似乎在找到它的节奏。引入三个话题，18个姐姐分三组，两两PK。第二期里讨论的话题是，“\_\_\_\_竟是我自己”。相较于“我是谁”来说，这个话题更具开放性，同时也更微观具体。

## 让《听姐说》真正实现为女性群体发声

之后就是考验编剧能力的时刻了。脱口秀的文本，由编剧来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《听姐说》颇为坦诚地呈现出编剧与姐姐讨论文本的过程，编剧不是从热搜上找素材，而是跟姐姐进行难得的深度交流，从中找到合适的点，并适时向姐姐提问，不断丰富脱口秀文本。

这带来两个好处。一方面，姐姐们能跟编剧说出点私人化、有特色的东西来。比如石璐谈的主题是“浪子救助站竟是我自己”，谈到前夫种种奇葩行径；阚清子“倒数第一竟是我自己”，自嘲成长经历的倒数经历……这些料至少是新的。

另一方面，虽然节目中几乎不存在什么“冒犯”，但姐姐通过自嘲将自己拉下“神坛”，偶尔也能与其他普通女性站在同一战线，呈现出女性的甘苦。

像鄂靖文的主题是“村妇乙竟是我自己”，谈到自己跑龙套时很多心酸，但观众听起来又是有趣的经历。有一次和徐克、吴亦凡合作，她

本来饰演有六句台词的村妇甲，结果换成抱着六十多斤娃的村妇乙，吐槽自己甲方变乙方，还总结“四年中戏不如会点交际”，并由此引申出演员这个工作也需要面试的“被动”。在资本主导的明星制体系里，很多小明星、尤其是女明星面临着职业发展困境，搞事业的，不如会搞事的。但如果不会搞事，咱就好好做事，“别人酒局多，咱们身体好，别人挣钱多，咱们睡得早”。社恐者会从鄂靖文的发言中得到安慰。

倪虹洁谈到她拍内衣广告时的经历，外界不解的眼光让她一度为此感到“羞耻”，甚至父母从来都不曾跟她谈过这件事，这个疙瘩是她不自信以及讨好型人格的一大来源。他人的凝视带来的“身材焦虑”，是很多女性共同的体验。

而姐姐表演结束后，其他姐姐可以发言表达感想。这是一个不错的形式，经由其他姐姐的共鸣，以及她们各自的故事讲述，汇聚成更普遍的女性经验，让《听姐说》真正实现为女性群体发声。

## 洗白或凡尔赛式脱口秀可别再来了

从表演的技术层面看，有些姐姐依然挺稚嫩，但跟首期比，她们确实都变得自信自然了，也许是一回生二回熟。

总之，《听姐说》还是有低开高走的潜力的，虽然囿于如今两性议题的敏感以及节目组的保守，这个“高走”也许不会高到哪里去。但至少节目组必须明白，观众想听姐姐们说的是什么。

洗白或凡尔赛式脱口秀可别再来了，而是让姐姐们也能够以普通女性的身份，说出她们在娱乐圈或者日常生活中会遭遇到的普遍女性困境，或者她们对女性困境的真正思考。也许有些难度，但节目既然很难得地为姐姐们提供了一个发声平台，如果不立足于“女性”，又何必做这档节目呢？



王自健担任主持人。